

新的一年

【散文類】 第二名 建築五 林伯宥

近兩年是飽受病毒困擾的年度，捉摸不定的疫情、畢業專題的步步逼近，都要將我畢業前應有的興奮情緒消退到寥寥無幾，彷彿窗外的天空也因為我的緊張染上一層灰濛。仔細回想，今年的寒假也帶有一點躁悶，像一張沒上色的素描，雖然輪廓、場景清晰可見，但少了色彩點綴，總感覺少了點什麼。若要探究心中這份缺憾，可能除了是假期的減少之外，今年缺席的春節聚會。

往年初二之後，我們家會行駛過蘇花公路，一邊聽著音樂一邊聊著家常話題，在慢悠悠的路程上感受光影以及時間的流逝。蜿蜒狹窄的公路、粗曠潮濕的隧道以及湛藍壯闊的太平洋，這便是我從小對於過年的必須記憶，累積至今早已深刻烙印在我腦海中。

外婆家是一棟位在花蓮市區三層樓的小透天，一樓是客廳、飯廳、廚房及浴室，二樓以上則是臥房。每逢過年，不到十坪的客廳總是塞滿了人；白天時，這裡是大家聚會休憩的場所，晚上則成了相互「切磋」牌藝的戰場。小時候懵懂的我總會在晚上十二點之前被趕上樓，喪氣地竊聽著樓下傳來麻將清脆的撞擊聲，以及偶爾傳來的歡呼聲，當時的我總殷殷盼望著能趕快長大並加入「大人」才能玩的遊戲。過年最令人感到開心的，莫過於在團圓飯之後找長輩們拿壓歲錢了，在飯菜餘香徜徉的客廳，我們會排著隊，輪流向親戚長輩們互道祝賀並領取紅包，每次都會將拿到手的紅包仔細的藏到背包裡，還會興奮地與妹妹互相確認數量，這份既希望長大又期待收到壓歲錢的矛盾情緒總是充斥我的童年。

從「能聽」到「能摸」也過了好幾年，當初只能在牌局觀賽區的我，如今也能作為一名正式的選手下場參賽，然而外公外婆卻不再能夠犀利的在場上有來有回，他們烏黑的髮絲逐漸染上白雪，卸

下戰袍並穿戴上護腰，放下寶劍並拄起拐杖，蹣跚步伐下最後逐漸離開戰場。隨著年紀的增長，外公外婆的反應能力也每況愈下，對於我們的日常問答時常也是答非所問，有時甚至兩眼無神的像家中突然斷線的電視機；畫面雖是明亮，但兩眼中卻是沒有一絲音訊般悄無聲息，總要我們再三追問下才又忽然復訊。不知道何時開始，比起在意桌上的牌面，我反而更加注意那雙布滿斑紋，皺褶而纖瘦的雙手。

為了讓外公外婆提早休息，前幾年開始便不再熬夜玩牌了。兒時記憶裡那雙強而有力的雙手不再能夠敲響這桌牌，不再能夠為我們熬煮一桌豐盛美味的菜餚，取而代之的是一手一杯溫開水，配上另一手數十粒的藥丸。時間雖然讓外公的耳朵變的遲鈍，卻是讓我變得越發敏銳；名為遊戲的牌局，我倒覺得越來越像偽裝娛樂的談判桌，隨著下場選手們的更替，我總能在不同組合之間聽到不同訊息，隻言片語間，有時談論著外公外婆的病況，有時談論著各個照護的方案，有時討論著家庭之間的矛盾與不滿。即使在牌局上，我卻又像是那個小時後偷偷躲在房間聽大人講話的孩子，聽的越發清晰，卻越是難以置喙，常常是心煩意亂，即使吵雜的牌聲如今也變得安靜無比。

花蓮的夜空也是安靜的，這是我在去年過年的心得。外婆家的客廳在前年加裝了一張床，讓膝蓋不好的她不必上下樓走動，但這也使得原本不寬裕的空間更是被切割的擁擠不堪，壓迫了原本飯後能愜意躺臥的沙發區，也因此我們偏好在飯後出去外頭透透氣，有了探索附近環境的機會。沿著外婆家旁的河濱步道走著，暖黃的路燈點綴寧靜的街區，照亮一旁潺潺流水，我發現以前經常光顧的鹹酥雞餐車仍舊燈火通明，附近著名的早餐店卻已不復存在，物換星移下，每件事情都好似短暫且不定，但總會在沮喪的同時又發現意想不到的驚喜。小時候因為看不到欄杆外的世界，所以喜歡待在家

外的街巷遊玩，現在才發現周遭有很多風景可以仔細閱讀，同時也訝異自己不知不覺間到了會觸景生情的年紀；正當我身陷回憶漩渦時，一聲尖銳的炮鳴劃破安靜的天空，那是與家人討論曾經在某處遊玩的印象，那是懷念以前嘗過的味道，那是明白外公外婆年邁的事實，都在新年的煙花中漸漸隱沒在深幽的夜空裡。

去年中旬，外公意外摔傷了腳，年事已高的兩老都不便於處理傷口和兼顧自己的生活起居，所以阿姨便將外公外婆從花蓮帶到嘉義就近照顧，因此今年過年也是破天荒的在外縣市度過。獨棟的巷弄小宅變成市區的高樓公寓，除了熟悉的環境改變之外，不熟悉的家庭式公寓裡也擺滿了素不相識的各種飾品，我如同拜訪別人家一般，坐在沙發上都有些正襟危坐；這個空間裡，沒有記憶裡擺滿漬物的木製櫥櫃，沒有記憶裡帶有舊衣臭味的棉被，更沒有記憶裡塞滿食物的冰箱，只有簡易家具，還有一點味道也沒有的空氣。

今年的過年少了蜿蜒的蘇花公路，在筆直的高速公路上，我們一家四口乘車南下，望著窗外一片灰色的天空，天與地的分界變得難以分辨，少了海天一線的畫面暗示，我還真無法區別這次行程的目的地。我們預計在嘉義待個幾天便要返程，理由是今年媽媽、阿姨們已經為了處理照護的事情早已接觸多時，而且房間不足加上表弟要準備大學考試等，所以今年就不特別齊聚一堂，而是單獨過來與外公外婆碰面。嘉義市區的生活機能比花蓮方便許多，乘坐電梯下樓，戶外有綠意盎然的社區公園，公寓一樓也有琳琅滿目的各式小吃店、量販店。推著輪椅，我帶著外公熟悉周遭的景物，雖然我十分的興奮，對於香味四溢的店家總忍不住多撇兩眼，但透過外公那如洞窟般無神的雙眼，我並不知道他有沒有同樣想法，也或許他只是默不作聲，獨自陷在回憶中。

坐在異地的公寓裡，我一邊幫忙將煮好的飯菜分裝在不同的碗內，準備分送給外公外婆，一邊聆聽著電視機械式的新聞報導，這

是他們最近的習慣，或許對於他們來說這裡的空間太過空曠，不播放一些聲音會太過寂靜。我們聽著不知道重複多少遍的新聞報導，配著白飯，迅速的將一年不見的千言萬緒收在短短幾個小時的寒暄中，「圍爐」完成。

像是用細絲吊起千斤巨石般不真實，心中懸著的那條線，在返程的高速公路上晃蕩著，隨著我途經櫛比鱗次的灰色平原，駛過五光十色的鬧城，最後穿越深邃幽長的隧道，印入眼簾的是朦朧且延綿的群山。方出隧道，明亮的陽光灑進擁擠的小客車後座，一開始眼睛無法適應，直至幾秒之後才能清楚望見遠方的島嶼與海洋，清晰的輪廓一一對應著記憶裡熟悉的景色，這是我的家鄉。

家，構築了我對於「自我」的認知，十八歲之前，我鮮少對於初出雪隧的這個畫面由衷產生感動，因為未曾長時間離開家鄉，所以也難以對這片土地抱有思念；然而十八歲之後，這卻成了我印象最深的時刻，光影交錯傾刻間，總會喚起兒時總總：我會與妹妹在附近的田裡嬉鬧，在稻埕裡抓著蝴蝶，與家人沿著家旁的河流騎著腳踏車遠眺龜山島。「家」是因記憶堆疊而定義，還是因出身地點而決定？我很幸運不用過於認真的思索這個問題，因為對於我來說這兩題答案都是重疊的，但在此刻之後呢？後半生的日子裡，我的記憶又會在何處被堆砌呢？對於媽媽來講，蘭陽平原是她成家、養育子女的地方，但同時花蓮也是她的家鄉，是構築她成長記憶的土地，是她與外公外婆共同生活的空間，她是如何在這兩者之間作出轉譯，這是不曾想過的問題。

在今年春節返家的過程裡，我從未如此感到焦躁及擔憂，外公外婆像隨時都會消失，春節的意義也將要失去重心，或許不再有經過蘇花公路的機會，或許巷弄裡的小透天也將從此鋪上塵封的氣味，或許我將會逐漸遺忘這份過年的記憶；隨著今年春節聚會的結束，這份情感上、記憶上的衝突變得愈發強烈，我急切地想要抓住

一根浮木來安定我目前失重的思緒。伴隨今年即將結束的大學生活，對於未來的樣子仍舊無法準確定位的我，我想也只能先做好心理建設，過年的記憶不將再是蜿蜒的山路和廣闊的太平洋，而是回歸到眼前熟悉不過的雨水、難以忘懷的群山，心目中「過年」地理位置也將被替換。

趁著僅剩的假期，我騎著車重溫我所成長的這片土地，也想再一次記住眼前的景色，並撫平失落的情緒缺口。沿著回憶中經常遊憩的溪流，我騎著機車，以家門口為起點出發，從上游一路順著地形、順著河水抵達出海口；路途上，小巧的土地公廟佇立在稻田岸，每逢過年前，爸爸都會帶我來廟前進香並祈求平安，山風捎來濕冷的空氣，滑過光禿的水稻田，帶起泥濘的氣息；隨著地勢漸緩，魚塢的幫浦為旅程的空氣添上一絲魚腥，我緊皺起眉頭想快速通過，但路旁的漁民正忙著將八卦網撒向河流中，於是我忍不住停下來駐足觀賞了一會兒，下網的水花驚動了水岸的白鷺鷥，牠一躍而起，白色的身影飛過翠綠稻田、粼粼水面，向著海口的方向漸漸遠離。我也轉動了把手，向著河道漸寬的下游，遠離山丘。

路程中每一段風景都能看見兒時騎著腳踏車的畫面，情緒上難免驚嘆且懷念，同時卻又有一些難過，難過的是早已沒有這份童趣再次騎著腳踏車四處遊玩，未來可能就要離開這片家鄉地，眼前的風景會不會也將一去不復返？這趟紀念性的旅程多了幾分感慨。隨著路程越來越遠，我的腳步也來到了河流的盡頭，海風挾帶些許腥味不斷地迎面而來，但樂此不疲的我，反倒還有些享受的在沙灘上打量著其他人。河堤旁垂釣的老者，眼裡藏著老沉的堅定神情，任憑海風吹亂了他的衣袖也無動於衷，我像是被鼓舞一般，原本淹沒內心的潮水也逐漸平息。漸弱的陽光放大了海浪的聲響，海釣客們也開始點起頭燈，水波隨燈光照印下潑灑閃爍，竟然顯得有些光怪陸離，如同新年的煙火充滿儀式感，紀念這一年的離去。

呼簫而過的汽車，伴奏擊打岸邊的浪花，看著近海的龜山島在時間流逝下逐漸藏進夜幕、沉入黑暗，我的心情也變得平靜而安詳，心中懸起的巨石也被放下，隱沒在星光滿盈的海口。時間如同這條溪流不停地流逝，自山林流向海洋，一去不復返，但兒時的趣事、現在眼前的風景都是真實且有意義的。眺望家後的山岳，依然安穩的座落在相同的位置，旅程結束，我也找到了我的浮木，牠永遠都在，永不離開。

今年的過年，我在家鄉度過的時間遠比在外公家還久，比例傾倒下，是否也諭示即將到來的轉捩點？「過年」象徵著與家人們的久別重逢，寓意新年度的順利及美滿，此刻間，「家」的定位被凸顯了出來。今年春節結尾，是屬於我們一家四口的時間，畫面由模糊轉為聚焦，鏡頭底下是熟悉的廚房空間裡，吃著家常菜的我們，偶爾有些爭吵、有些歡笑，連窗外炸的震耳欲聾的絢爛煙火都沒注意到。雖然少了與親戚聚餐的機會，抱有遺憾的同時，心中卻又湧出一股堅毅的溫暖。

成長過程是緩慢卻又強烈的，也許是在期待參與打牌的過程中漸漸發現，也許是在領取紅包時感到羞赧耳赤，也許是在意識到事過境遷後突然驚覺，衝突伴隨心態上的轉變。空白的一次春節，像是關於人生成長中的一道分隔線，「過年」不再有蜿蜒山路暗示，不再是外公外婆家的年夜飯，它們都將被時間沖淡，也將重新被建構。今年開始，我的「過年」也將從家鄉出發，期許未來的自己也能保有初出雪隧般的感動。

「親春是一本倉促的書。」回首二十多年來的成長過程，時間消逝快的嚇人，也因此生為執筆者的我要快速調整心情，繼續書寫下一篇章；在成長道路上，標記自己成長的軌跡，同時追憶過去的自己、過去的生活，我想，這會是最後一次的過年，但也將會是關於我下半人生一新的一年。

